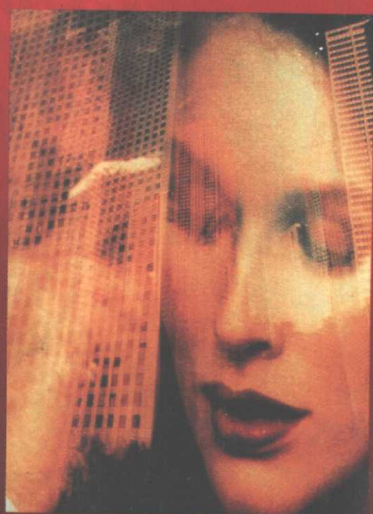


跨

[法]勒内—维克多·彼勒 著
● 怀宇 译

跨国公司的大亨

KUA GUO GONG SI DE
DA HENG MEN



大亨

百花文艺出版社



[法]勒内—维克多·彼勒 著

怀宇 译

2565.4
238
1

跨国公司的大亨们

081446



女子学院 0060208

图书资料馆

百花文艺出版社

©Editions du Seuil, 1974.

跨国公司的大亨们

〔法〕勒内·维克多·彼勒著 怀宇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1/2 插页2 字数230000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06-2242-0/I·1994

定价:15.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西方跨国公司内幕的长篇小说，曾是法国八十年代的畅销书。

一向红火的法国罗塞里斯—米奇尔跨国公司突然出现了诅咒者。诅咒者恰恰是在公司的一位销售部副经理意外身亡之后出现的。于是，人们接二连三地收到一份同样的用黑绿色带子捆系的羊皮纸卷，纸卷里的内容充斥着对公司首脑的嘲讽……在羊皮纸卷出现的同时，人们又发现公司大楼的地下室墙基出现了裂缝，且裂缝越来越大。这开始引起公司上下一片骚动。偏偏在这骚动中竟然有人模仿总经理圣拉梅的声音，布置了一次荒唐的公司守灵夜和散布圣拉梅女儿的死讯。一次次的挑衅与愚弄刺激着这些跨国公司的大亨们的脆弱神经。于是，无论是公司的首脑还是决策部的高级干部，甚至不甘受此愚弄的美国总部都怀着各种各样的猜忌，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进行调查，于是，一场各怀鬼胎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势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是不是就是诅咒者的目的？

诅咒者究竟是谁？

这些跨国公司的大亨们的命运最后如何？

小说写作手法独特，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以平实的语言，来叙述一个离奇、荒诞的故事，特别是小说的结尾更使人有云里雾里之感。作者通过对跨国公司的高级职员的心态描述，揭示了西方的经济扩张对人们心理的畸形影响。

1

我要叙述的，是罗塞里斯-米奇尔跨国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崩溃和解体的故事，这个子公司的玻璃与钢铁建造的办公大楼，前不久还坐落在巴黎的共和大街与奥贝康普街交会处，距东部公墓不远。

在那个天摇地撼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年代，我自己也是该公司的一名高级干部，因为我当时的职务是人际关系副经理。我的职务曾使我在两年中不能参与重大的财政、贸易和技术决策，然而，就在公司最初出现裂缝的前几天，~~我的职务~~几乎显得重要起来，这种巧合，叫人难以忘怀。

法国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的总经理是圣拉梅，~~他~~出生在安德尔省的布里尼市，早年就读于公共工程技校，后又毕业于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再后来又成了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理工学硕士。他曾是博尔基金会一等奖学金见习生，也曾是哈佛商学院的优等生，他还获得过国家级骑士勋章。他早就想直接任命我为人际关系经理。

他对我这样说过：“我亲爱的朋友，您将会看到，人际关系将得到重大发展；各个大公司的神经都太紧张了。”

其实，这正是我所看到的情况，而且，我也紧张得近乎失去

理智了。今天，我躺在安静的四壁皆白的小寝室里，听到的是为我治病和照料我的人们的安抚，我感觉身心好多了，我开始艰难地从长眠不醒状态之中清醒过来。

我要叙述的，之所以是崩溃和解体的故事，理由如下：首先，我确信专家们的解释是错误的，当然，共和大街的底下有着许多长廊、互不相通的暗道以及又大又潮的洞穴。我尤其知道，有一条渗水的坑道就起自公司的地下室，并通向公墓的墓穴。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样，在决定大兴土木之前，美国和法国的行家们曾经细心地考察过地下情况，要是说地基下陷，这是难以服人的，在那个时代，巴黎和外地城市有着成千上万的建筑物就耸立在比奥贝康普街的地质更为“不稳的”地基上。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它曾经在这个星球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过大厦和工厂——竟会在法国、在巴黎而且是在共和大街和奥贝康普街交会处丢丑现眼，怎能使人接受呢？不，这样想决不会导致发现真正的原因。在打地基之前，人们的大脑就曾受到过严重的打击。凡是在公司里像我一样担任重要职位的人，都不同意大楼墙壁的震颤与歇斯底里大发作无关。我自己知道，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引起了墙壁的震颤，而这一切又都是预先考虑好的。从此，我的义务便是写出受到严厉惩罚、又已不在人世的那些人的历史，并以此来避免其他千百万人有一天也陷入腐败与平庸。

我刚刚介绍的，是我讲述那个时代大公司生与死的可怕插曲的第一点理由。然而，就在前不久，我又想出了第二点理由：诉讼纪元开始了。美国和法国的法庭都准备评判事因、估算损失和确定赔款。我的这部作品的出版，将会清醒一下法官们的意识。这并不是说我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我并没有全部看见，也没有全部听到。我只能重组这个事件的一些完整无损的方面和数不

尽的那些细节片段。例如，没有人真正地知道，在公司其他人先是逼使诅咒者出庭，接着又力图诱使他引咎辞职之后他后来的情况。相反，诅言咒语的存在，其内容、其制造者的身份和其戏剧性的出庭、曾洗劫过公司肚肠的各种卑鄙与堕落行为，这些和那些，都是真实的。那时，我被牵扯到这些令人难以相信的事件之中去了，至今，脑袋里还满足这些东西。

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作为巨大的、跨国的而且是美国的公司，尽管其已经获得了不寻常的名望，尽管它在一定时期甚至认真地憧憬过主宰各个国家，今天，我们还是有必要再简单地对它加以确定，因为它已失去了它在公民们记忆中的地位，而且它在历史上未留下任何痕迹。

这个公司制造、包装和出售用于开荒、耕地、播种、收割等的机械。它的总部设在美国北部美丽的衣阿华州的得美因市。

该公司早先是在美国国内出售其机械；后来，它出口机械，最后，它终于在国外建造了工厂。

当在此讲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已丝毫不需要再在那些富国建造工厂了，因为那些国家均可买到在自己的国土上制造和包装的机械，而相反，却是在那些食不裹腹的穷国建造工厂了，原因是，支付给那里的工人的工资比其它地方低得多。

当时那些匆匆来此上班的人，他们的思想是那样敏锐，他们的知识是那样渊博，他们的技能是那样可靠，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昂，满脸傲气。而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不一般：

- 1) 在我们国家制造、包装和出售机械；
- 2) 向有钱购买机械的外国出售机械；

3)在有钱购买机械的国家就地生产和包装；

4)为了降低费用，为什么不可在贫穷国家里制造和包装机械呢？

5)以此而虑，为什么不可在螺丝钉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和包装我们机械所需用的螺丝钉、在螺栓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和包装螺栓、在组装费用最低的地方进行整体组装、在包装费最低的地方进行包装呢？

6)最后，为什么限于生产农业机械呢？用赚来的钱，为什么不可把在卖的东西都买进来呢？为什么不可把我们的工业变成庞大的投资公司呢？

这种好似冷酷无情的做法，掩盖着一种明显的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在整个地球的表面建造工厂和大厦，可以给缺衣少食的民族带来工作和食物，可以加快他们向着进步与富足迈进的步伐。因此，那些人在制造、包装和出售的同时，也在营造着人类的幸福，最后，他们竟提出各国政府与政治会议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这些新贵族显然是看透了人类灵魂的秘密，他们这样回答：“我们在制造、包装和出售，因此，是我们在创造财富，是我们在把很大一部分财富转交给自由选举的或非自由选举的政治机构，由他们再进行重新的分配。这些财富，我们并不想由我们来分配，因为我们是法官和当事人。因此，世界在经历了几千年那么多的惊吓和裂痛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制造、包装、出售和分配出售的产品。总之，就像史前时期人们分离了教会与国家一样，今天，人们在分离司法与经济。在司法一侧，人们在制造许多‘社会’，在经济一侧，人们在赚取许多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俗权属于各个公司和银行，而非俗权属于政府。那些庙宇，那些教堂，那些犹太圣殿，都会把非俗权让给政府各个大部。”

他们还高声喊道：我们要毫不受干扰地制造和包装！我们要自由地出售，我们将以此来换取和平与自由！

如此伟大的心灵，决不置各国和各国人民于不顾。在所有国家中，美国似乎就是上帝的选民。于是，世人改变了信仰。耶路撒冷也为华盛顿所代替。至于政治，它顺从于新的宗教并培养了自己的著名教士。一位既未读过也未理解新摩西十诫的领导人，能干什么呢？于是，在各种委员会便出现了一些新型人物，他们精明强干，既能管理行政，又能经营一个企业或一个大公司。经营管理一词，解体了一匹几百岁的驽马，掷其所有的佩饰于地，而披挂着金衣出现在男女公民们面前，使之愕然一惊。从前，人们总是尽力去了解一个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端分子，是右派还是左派，是共产党人还是英格兰教信从者。而在我所说的这个时代，人们都问：该人是否是一个出色的经营管理者？

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当时就是这种文明的一颗宝珠。多亏了这个公司出产的农业机械。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工程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进行。就连摩西一抬脚就灰尘四起的地方也长出了小麦。千百万学生都已懂得，如果他们在班上勤奋学习，他们将来就有可能被像国际性的罗塞里斯-米奇尔这样的公司所雇用。人们经常对年轻人这样说：“等到世界只不过成了唯一的一个大公司时，任何人都不会再忍受饥渴，任何人都不会再有疾病。”

在这家巨大的、美国的和跨国的公司于法国的子公司出现意外事件之前，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想。

然而，当时正是这种时代：那些到处是工厂、无处不商店的富国，早已发现了一种新的信念，即无愧于人类几千年所做出的努力的一种设想：把世界变成一个唯一的大公司。

2

哎呀！这些回顾是多么混乱啊！经历过不幸的人，在回想事前的那些时刻和日子时，总是认为悲剧早已预示给他了。在此之前，一只乌鸦曾在阳台上栖息，一件古老的瓷器被摔得粉碎，日历上的一页不翼而飞，头一天说出的还是一句无关紧要的空洞的话，第二天却无不包含着悲凉。因此，就在公司出现首次裂痕的当天早晨，甚至是在职员们来公司上班之前，在全体职工一般用早餐的伏尔泰广场的咖啡厅和小酒馆里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我是在我习惯下车的非依-迪-卡勒维尔地铁站出口处听到这一消息的。西班牙-南美部的副经理夏维尼亚克凑近我，对我说：

“波塔尔夜里打电话告诉我，好像阿朗格吕德昨晚回家时在环城大道上死了，您知道吗？”

“不知道，”我回答，“波塔尔是怎么知道的？”

“阿朗格吕德的妻子夜里给他打了电话。”

我们朝着全是玻璃与钢铁建造的办公大楼走去，一路上，那些干部、雇员、管事，一看到我们走近，便马上放下早点，跟上我们打听情况。

我注意到，在由我关照而得以谋得职务的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的这一群职员和合作者中，我是职位最高的干部。在我们正

好来到大门口时，我突然想到，作为公司人际关系负责人，我应该对于死人一事讲几句话。于是，我转过身，用手势请大家安静下来，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昨天，死神确实光顾过我们公司。”

说完，我就钻进了大厅。这句话得到了重视，因为这一群人让我一人登上了电梯，这在这种公司当中，无可争辩地是一种外在的敬重标志。几分钟之后，亨利·圣拉梅就打来了电话，证实了罗杰·阿朗格吕德的死讯：他34岁，担任着对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销售副经理职务。他曾就读于茹-昂-若萨高等商业学院，后来成了科维克斯公司一名出色的产品主任——该公司是欧洲第二家经营赛路玢纸猪肉包装加工工业的大公司。他离开办公室30分钟之后死于北环城大道上，他是在他的车与法国第四大汽车生产公司索塔内尔公司制造的、为法国第二大公路运输公司阿梅尔兄弟公司跑业务的一辆卡车相撞时右太阳穴被撞伤之后死去的。这种陈述，尽管乏味，但却是忠实地重复在任何场合都精力旺盛的圣拉梅在电话中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的话。阿朗格吕德的早逝，不会不对公司的组织构图产生影响。我甚至预想到，不仅在他过去担任的职务的取代方面，而且也在圣拉梅先生预定他以后担任的法国子公司销售经理的职务方面，会有一场野蛮的争斗。

大约在十点钟时，圣拉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里，已有副总经理鲁斯泰夫在座。他原是技术部经理，早就希望登坐公司第一把交椅；但在最后时刻，他被由美国支持的一群少壮派经理掀起的浪潮所排挤。圣拉梅向我提出了属于我管辖范围内的一个问题：

“怎么埋葬阿朗格吕德呢？”

“这个，”我回答说，“我认为必须征求他夫人的意见。”

“我需要亲自去看看她吗？”总经理问道。

“我认为，您应该走在公司的送葬队前面，您应该第一个去与他的遗体告别，或者，至少，您应该到他的棺材面前默哀；但我不认为您该马上去他家……他的全家现在肯定极不冷静，而您，总经理先生，不该这时去碰这个钉子，去看他们的歇斯底里大发作。”

“言之有理；鲁斯泰夫，您怎么看？”

“我也认为他说得很对。”

“他夫人爱他吗？”圣拉梅问道。

“我不知道，先生。”

“请了解一下。公司性的葬礼常常为领导人埋设陷阱，全体职工通常要聚到教堂里，使人不知该怎么说、怎么做……我还要讲话吗？”

“我将去看望阿朗格吕德夫人，以便搞清这些问题，先生。”

“不过，我认为，阿朗格吕德夫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干部……某些干部，尤其那些最好的干部，当他们理会到我在其突然死亡的情况里会面对全体职工最后讲一讲他们的功绩，他们可能会更坚定地热爱我们公司……哦……那个布里尼翁，我听说格兰特-迈克尔森公司曾要解雇他，……我确信，他会高度评价我圣拉梅在其死后会给他致悼词这件事的。”

“先生，我远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但是可以肯定，颂扬一番阿朗格吕德，会在干部和非干部中产生最好的影响……您是要我抽时间准备一下吗？”

“不啦！您只需去了解一下他大学的生活、他的各种关系、他从离开高等商业学院以后所负责过的产品；尽力了解一下他在

费城、哈佛和洛杉矶度过的见习生活，哪怕是时间很短也不放过，以后的事，由我来做；但是，您首先要摸准他的家庭的脉搏，再就是，讣告要贴到各个楼层，上面要有我的签字，还要寄一些给各大报社。”

“也要代表梅里尼工厂吗？”

“是的，还有这个工厂！当然要代表！鲁斯泰夫，请您委派最好的人参加……让工人和技术人员听到我亲口在一处过早打开的墓穴前谈论一位销售副经理起什么作用，不是没有益处的。”

在我走出圣拉梅办公室时，我被一大群干部围住了。他们认为我了解有关接替阿朗格吕德的事。我对他们讲，一位负责处理一高级干部葬礼的人际关系副经理，现在需要的是集中精力。是我的话使他们满足了呢？还是他们理解到一旦他们也死了我会同样为之忙碌呢？事实是，他们不再为难我，而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在楼道里散开而去。我回到办公室，向死者住宅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阿朗格吕德夫人，我很是惊愕。

“夫人，”我以适时的声调说，“对于这次不幸，我深感悲痛，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沉浸在无比痛苦之中；夫人，可想您是怎样承受这种可怕的打击的！”

“哎！我难以承受，先生，我难以承受；但是，在孩子们面前，我必须忍住……上帝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明天……”

“夫人，我刚从我们总经理那里来。”

“啊，圣拉梅先生，他说什么啦？”

“是这样，他要我去看望您，以便解决葬礼的问题……为了不过分打扰您，我什么时间去找您合适呢？”

“我丈夫现停放在圣乌安医院的教堂里，昨夜和今天上午一部分时间，我曾经守灵，我现在想休息一下；您下午来好吗？”

“当然可以，夫人，下午四点，怎么样？”

“可以，下午四点，谢谢您，先生。”

“您要振作精神，夫人，下午见。”

我满意地挂了电话。其实，在我看来，这位已故干部的夫人尽管悲伤，但对于公司却还是表现出无可否认的尊重。我曾经担心，这位夫人由于不能自抑而发泄她的愤怒，并把事件的责任归咎于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难道阿朗格吕德不是在日理万机极度疲惫之后回家时死去的吗？

已经是 11 点 30 分。这时，由于正要翻阅几份卷宗，我的目光便扫视了一下我的办公桌上，就在我的秘书送来的通知或信件中，有一卷乳白色羊皮纸，上面系着一条黑绿相间的带子。我以为是一种广告印刷品，因而漫不经心地解开带结，打开了羊皮纸。我怎么可能想到，这份资料竟标志着公司开始摇撼动荡呢？尽管我的调查后来证实阿朗格吕德之死与上述纸卷的出现无任何关系，但我至今还对这种巧合难以理解。这个纸卷已散发到所有处室，但像我这样立即给予关注的人是极少的。大概，人们的精神都被这位高级干部之死所缠住了，因为，到午饭之前，没有任何人谈到这个纸卷。当我打开这个纸卷之后，我阅读了全部内容。我看到纸上印有中世纪的黑体字；上方的标题是用绿色的大写体印刷的：

领导罗塞里斯-米奇尔 公司的人们懂什么？

那些领导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的人，他们知道如何使经济运转。由于我们生活在受经济支配的世界上，因此，他们有权首先重视这个世界的经营业务。我们大家不是都读

过或听说过，在今天，统治，就是要控制经济吗？那些经常举行“高级”会晤的国家领导人，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他们不懂得经济，请设想一下，我们的灾难还有边吗？还可以设想一下，要是企业的领导层不幸凑巧都是些不懂经济的人，结果不是可想而知了吗？我们可能要目睹繁荣景色之末日，而西方的男女公民们饱食终日、衣著华贵、挥霍无度的极大幸福，就会受到危害。然而，幸运的是，领导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的人懂经济。因此，当有人向亨利·圣拉梅谈论财产和财富时，他与众不同，很会区别财产与财富。那些不能做这种区分的人，认为财产仅仅指物质对象：食物、自行车，等等，在这方面，他们常常越搞越糊涂，因为财产也指公民在需要从一点被运到另一点时他们支付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们要乘火车，这种旅行就是一种财产。有谁还怀疑，学校的老师给学生讲的课是一种财产呢？存在着两种财产：物质财产和非物质财产，不懂得做这种区分的人，他怎么能够把供求规律的原理融为一体呢？在市场上，求者的钱与供者的物质财产与非物质财产相交换。圣拉梅极好地掌握了这一古怪而又微妙的规律。他很久以前就懂得这个规律。他比别人还多知道些什么呢？他还知道，一个企业在制造和包装其财产，然后又卖掉它们。男人和女人们购买这些财产，但他们只有在得到钱时才能购买。而这恰恰又是企业在给钱，这种循环是多么可笑和严丝合缝。财产太贵了，谁都买不起；要是不贵到一定程度，企业就赚不了钱，就无法再开工，因此也就无法再生产财产。这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价格。这一点取决于被提供的东西与被要求的東西之间的相协一致。一种财富的价格降了，想要购买和可以购买的人就会相

应增多。同时,制造者都愿意出售价格高的财产,而不愿出售价格便宜财产,因为,在第一种情况里赚钱更多。要是李子、枇杷或勿忘草果 2 法郎 50 生丁一公斤,那么,生产者就要卖到 200 公斤;相反,如果这些财产 60 生丁一公斤,那么,商人就要出售 2000 公斤。最后,由于这种著名的供求规律的作用,人们将以 1 法郎 20 生丁的价格卖出 1000 公斤,实现平均价格、平均数量。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平衡价格。人们都明白,掌握这种规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对于那些像亨利·圣拉梅一样的人,他们能毫不松弛地使用供与求的这一精深而又灵验的规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不过,圣拉梅心里更清楚:大多数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其推理方式还是像他们生活在以物换物的时代那样。这些人不知道,今天生产的财产是复杂的,也不知道单有肌肉力量和智力技能已经不够了。必须有机器、煤炭、电、钢、羊毛、公路、铁路。没有这些,企业不能生产衣服、工具、食品。因此,企业必须购买这些机器、这些钢、这些棉花,而这,又要求领导人具有更多的能力和科学知识。总之,一位企业领导人必须同时注意两个市场:他销售自己产品的市场和他购买机器和原材料的市场。恰恰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中常见的一种重大的区分: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在罗塞里斯-米奇尔公司的一台拖拉机出厂时,把油漆和它赖以制造的金属与制作它的机器加以区分,是必要的。圣拉梅购买的金属和油漆,最终要在企业中用掉:它们变成了拖拉机,并从此属于这部拖拉机的主人。相反,机器还留在厂子里,继续制造拖拉机。因此,可以肯定地指出,金属和油漆是原材料,它们从矿坑里走到熔炼炉,又从熔炼炉走进了罗塞里

斯-米奇尔公司，最后走进博斯省一位农民家里。把这些资金称为流动资金，是很自然的。至于留在厂里的机器，它们便构成固定资金，它们不再流动。有时，也可以开这样的玩笑，拖拉机尽管在这位农民的广阔田野上奔跑，但在这位农民看来，拖拉机还是他的非流动资金，是他的固定的和长期的一种财产，是他生产不能久存的食物财产的一种工具。您看，我们时代的经济是多么与人作对呀！圣拉梅属于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之一。而您，您知道吗？您过去也相信经济科学只是临时才起作用吗？假如圣拉梅不能区别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话，您甚至能领取您的工资吗？但是，领导企业的人知道得更清楚，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请您耐心读下去，您会相信，那些使经济繁荣的人，值得您的尊重和同情，他们肩负着人民的福利事业，他们也不是靠骗取而获得了职位。您是否已听说过下层建筑这个概念呢？要是您听说过，您真正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圣拉梅就是对这个概念理解最好和最多的人。他到底知道什么呢？他完全懂得，单是人和机器的劳动不能满足于企业的生产。要是没有公路，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医院为生病的干部、职员、主事、技术人员和工人治病，企业能生产吗？要是由国家来管这些问题，就必须看到，在企业与国家之间就有一种生产上的联系。毫无疑问，圣拉梅必须监视的，就不只是两个市场，而是三个：消费市场、原材料市场和属于政府范围内的市场。这就意味着，领导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后，我再告诉您他们对于财政都知道些什么。因为，我所写的有关机器、原材料和供求规律的这点内容，与下次要谈的复杂现象相比，简直不算什么。我下次要谈的是资金的经济和财政作用。在此之